

種古一事故

佳人殺大蟲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佳人殺大蟲

話說唐朝武則天僭位之時，有個林之洋，原籍河北德州人。

氏寄居嶺南，專做飄洋生意。林之洋有個妹夫，喚做唐敖，字以亭，

乃是飽學之士。因爲連捷中了探花，被一位言官上了一本，說：



『唐敖與叛逆徐敬業、駱賓王結盟，非安分之輩，將來出仕，恐不免結黨營私，貽害朝廷。……』

『武則天仍把他降爲秀才。從此唐敖專事遊玩，無意功名。』

這年林之洋帶着家眷，出去做買賣，唐敖想到大洋看看海。



3 0528 0878 3

808381



島山水之勝，解解愁悶，就跟着林之洋一同飄洋。



劍林之洋提著鳥鎗火繩，和舵工多九公上岸遊玩。曲曲彎彎，越過幾個山嶺，四處一望，果然有無窮美景；看見着不曾見過的樹木花草和鳥獸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剛說『果然，前面竟有「果然」來了。』唐敖林之洋向前一看，只見山坡上有隻異獸，形狀像猿，渾身白毛，上有許多黑文，其體不過四尺，後面一條長尾，由身子盤至項上，還長二尺。」

有餘，毛長而細，頰下許多黑鬚，守着一個死獸在那裏慟哭。

林之洋道：『看這模樣，竟像一

個絡腮鬍子不知爲甚這樣啼哭？』

多九公道：『此獸就是「果然」，又

名「獵獸」，其性最義，最愛其類。獵

戶取皮作禱，貨賣獲利。往往捉住一

個打死，放在山坡，如有路過之獵，一

經看見，卽守住啼哭，任人捉獲，並不

逃竄。此時在那裏守着死獵慟哭，想

來又是獵戶設的圈套。少刻獵戶看

見，毫不費力，就捉住了。』





正說話間，忽見山上起一陣大風，刮的樹木刷刷亂響。三人見風來的古怪，慌忙躲入樹林深處。風頭過去，忽見一隻斑毛大蟲，從高峯攏至『果然』面前。『果然』一見，嚇的發抖，還是守着死獵不肯遠離。那大蟲攏下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吼了一聲，張開血盆大口，把死獵咬住。只見山坡旁隱隱約約，倒像攏出一箭，直向大蟲面上射去。大蟲着箭，口中落下死獵，大吼一聲，將身縱起，離地數丈，隨即落下，四腳朝天，眼中插着一箭，竟自不動。

多九公喝彩道：『真好神箭！果然見血封喉！』唐敖道：『此

話怎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箭乃獵戶放的藥箭，係用毒藥所製。凡猛獸着了此箭，任他凶猛，立時血脈凝結，氣嚙緊閉，所以叫他見血封喉。但虎皮甚厚，箭射難入。這人把箭從虎目射入，因此藥性

行的更快。若非本領高強，何能有此神箭？不意此地竟有如此能人，少刻出來，倒要會他一會。」

忽見山旁又走出一隻小虎，又至山坡，把虎皮揭去，卻是一個美貌少女，身穿白布箭衣，頭上束着白布漁婆巾，臂上跨着一張雕弓，走至大蟲跟



前，腰中取出利刃，把大蟲胸膛剖開，取出血淋淋斗大一顆心，提在手中，取了利刃，捲了虎皮，走下山來。

林之洋道：『原來是個女獵戶。這樣小小年紀，竟有這般膽量，俺且嚇他一嚇。』說罷，迎着女子放了一聲空鎗。那女子叫道：『我非歹人。諸位暫停貴手，婢子有話告稟。』頓時下來萬福道：『請教三位長者上姓？從何至此？』唐敖道：『他二人一位姓多，一位姓林，老夫姓唐，都從中原來。』女子道：『嶺南有位姓唐的，號叫以亭，可是長者一家？』唐敖道：『以亭就是賤字。不知何以得知？』

女子聽了，慌忙下拜道：『原來唐伯伯在此，姪女不知，望求恕罪。』唐敖還禮道：『請問小姐尊姓？爲何如此稱呼？府上還有

何人，適纔取了虎心，有何用處？」女子道：『姪女中原人氏，姓駱，名紅蕖。父親曾任長安主簿，後降臨海丞，因同徐敬業伯伯獲罪，不知去向。官差緝捕家屬，母親無處存身，同祖父帶了姪女，逃至

海外，在此古廟中敷衍

度日。此山向無人煙，尙可藏身。不意去年大蟲趕逐野獸，將住房壓倒，母親肢體折傷，疼痛而死，姪女立誓殺盡此山之虎，替母報讐。適用藥箭射死大蟲，取了虎心，



正要回去祭母，不想得遇伯伯。姪女常聞祖父說伯伯與父親向

來交好，所以纔敢如此相稱。』

唐敖歎道：『原來你是賓王兄弟之女。不知老伯現在何處？身體可安？望姪女帶去一見。』駱紅蕖道：『祖父現在前面廟內。伯伯既要去，姪女在前引路。』

說罷，四人走不多時，來至廟前，上

寫『蓮花菴』三字，四面牆壁俱已朽壞，並無僧道，惟剩神殿一座，廂房兩間，光景雖然頽敗，喜得怪石縱橫，碧樹叢雜，把這古廟圍在居中，倒



也清雅。進了廟門，駱紅蕖提着虎心，先去通知。三人隨後進了大殿，只見有個鬚髮皆白的老翁迎出。唐敖認得是駱龍，連忙進前行禮。多林二人也見了禮，一同讓坐獻茶。

駱龍問了多林二人姓名，略談兩句，因向唐敖歎道：『吾兒賓王，因助討僭逆，以致合家離散。老夫自從得了凶信，卽帶家口奔逃，偏偏媳婦身懷六甲，好容易逃至海外，生下紅蕖孫女，就在此處敷衍度日。屈指算來，已經一十四年。不意去歲大蟲壓倒房屋，媳婦受傷而亡。孫女痛恨，因此棄了書本，終日搬弓弄箭，操練武藝，要替母親報讐；自製白布箭衣一件，誓要殺盡此山猛虎，方肯除去孝衣。果然「有志竟成」，上月被他打死一個，今日又去打虎，誰知恰好遇見賢姪。邂逅相逢，真是「萬里他鄉遇故知」。』

可謂三生有幸……但是老夫年已老邁，時常多病。現在此處，除孫女外，還有乳母老蒼頭二人。老夫爲癡兒賓王所累，萬不能復回故土，自投羅網。只是紅蕖孫女，正在少年，困守在此，終非長策。老夫意欲拜懇賢姪，將紅蕖作爲己女，帶回故鄉，等他年長，代爲擇配，完其終身。老夫了此心願，雖死異地，亦必銜感。』說着，落下淚來。

唐敖道：『老伯說那裏話來！小姪與賓王兄弟，情同骨肉，姪女紅蕖，就是自己女兒一般。今蒙慈命帶回家鄉，自應好好代他擇配，何須相託？老伯只管放心。』

駱龍道：『蒙賢姪慷慨不棄，真令人感激之至！但你們做買賣不能耽擱，有誤程途，老夫寓此古廟，也不能屈留。』因向紅蕖

道：『孫女就此拜認義父，帶著乳母，跟隨前去，以了我的心願。』

駱紅蕖聽了，不由大放悲聲，一面哭着，走到唐敖面前，四雙八拜，認了義父，又與多林二人行禮，因向唐敖泣道：『姪女蒙義父厚情，自應隨歸故土；奈女兒有兩椿心事：一則祖父年高，無人侍奉，何忍遠離？二則此山尙有兩虎，大讖未報，豈能捨之而去？義父只將嶺南住址留下，暫緩再同祖父前來投奔，庶免兩下牽挂。此時若教拋撇祖父，一人獨去，即使女兒心如鐵石，亦不能忍心害理至此。』

駱龍聽了，又再三解勸，無奈紅蕖意在言外，總要侍奉祖父百年後方肯遠離，任憑苦勸，執意不從。多九公道：『小姐既如此立志，看來一時也難挽回。據老夫愚見，與其此時同到海外，莫若

日後回來，唐兄再將小姐帶回家鄉，豈不兩便？」唐教道：「寄女旣有此孝心，老伯倒不可強他所難；况他立志甚堅，勸也無益。」說罷，取過紙筆，開了地名交與駱紅蕖。於是大家互相囑咐一番，洒淚而別。駱紅蕖送至廟外，自去祭母，侍奉祖父。

唐教三人因天色已晚，同歸舊路。多九公道：「如此幼女，旣能不避艱險，替母報讎，又肯盡孝，侍奉祖父餘年，惟知大義，其餘全置度外，可見世間孝義之事，原不在年紀的大小。此女如此立志，大約本山大蟲，從此要除根了。」



7.61
9.3
50

